

C10 人物

连续拍完4部电影的余男正处在休整期,面对摄影记者也不忌讳说“最近吃得有点放肆,变胖了,请多担待。”一直植根于电影的她虽然每年都有作品,但杂志封面、时尚活动中却不常见。低调是一年以来她给外界的印象,而还在电影学院就读时,她就是那个不爱交际的乖学生。

认真也是余男的显著特质,为了打发在寝室的无聊时间,她把英语练得顶呱呱。机会总留给有准备的人,毕业后,她获得了更多去国外拍片的机会,《唐卡迷踪》《极速赛车手》让她很快获得认可,而在本月初国内上映的《敢死队2》中,她不仅戏份颇足,流利的英语台词更令不少人惊讶。

和巩俐与张艺谋类似,余男和导演王全安合作多年,成为情侣,最终分道扬镳。她也曾经历事业和人生低谷,不过一切是自己的选择,她说她要更多的自由。

如今,海外片约不断,余男却认为,自己不会为了“国际范儿”、融入好莱坞而绞尽脑汁,“我有一张华人脸孔,为何要融入他们?做好自己不更好吗?”

C10-C11版采写
新京报记者 杨林

《敢死队2》 拍完才能寒暄

新京报:你是怎么得到《敢死队2》中这个角色的?

余男:当时我在泰国拍电影,暴雨成灾,天气突然变得很冷,每天要拍将近19个小时,又连续接到了3部好莱坞电影的试镜通知。半夜1点多我拖着行李回北京,第二天早上10点就要试戏,我的想法是,如果7点能醒,我就去。结果还真醒了。在办公室我和《敢死队2》的选角导演碰面,我甚至没念他们要我准备的英文台词,但对方说很喜欢我。我以为是恭维的话,没想到第二天就定了我。五天后,我连行李箱的衣服都没换,去使馆办了签证就飞到了保加利亚的片场。

新京报:这种男人为主导的商业片应该不是你的菜,为何接了?

余男:起码我试的戏都很饱满,打斗也很有意思。经纪人当时也劝我说,角色非常适合我。这次和《极速赛车手》不一样,那部我戏份非常少,完全是为了导演沃卓斯基去的,而《敢死队2》中角色戏份很重,对我很有挑战。

新京报:拍起来和你预期有不同吗?

余男:我到了第二天就开始拍了,时间实在是太紧张了,试妆就一天。而且剧本天天都改,我也不用去背台词了,最后剧本都改到了26稿,每天剧本纸的颜色都不一样。拍之前都在房车上对一下,然后就要开始了。和其他演员第一次见面都是开拍时,而且拍完才有时间寒暄,彼此介绍。

《敢死队2》热映,对戏史泰龙等老牌明星;接受专访,解读事业拓展缘由

余男:你的脸庞就代表你的文化

新京报记者 郭延冰 摄

(下转C11版)